

强势文化的歧义

所自己可以狂喷乱骂而外人绝不可以稍有不敬的学校便是母校。关于少数民族的话语是不是有这样潜在的意识呢?本人没有研究,讲不出所以。

说到这里,倒是想起一件事,很多年前好像乌克兰(记不清了)就论述过诸如少数民族文化习俗被曲解的观点,如果真的是会是这样的情形,应该说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了。

说个小故事,早些年有人拍过一部美国飞行员二战时坠落凉山的电影,其中演绎说土著诺苏被从天而降的黄毛绿眼人吓坏了,或敬之为天神、或以非人,赐草木为食。结果在当地审片时诺苏大怒,最后国内禁演,只能在海外播映完事。好在是部烂电影,否则录像带到老师傅还不知道会不会再掀风潮。后来有说法指,惹人愤怒的内容源自美军坠机者叙述,由此看来诺苏所怒未必不是面子问题,带着这个疑问我后来查阅了相关的地方资料,想不到完全异样:原来诺苏奴隶主看到抓获的洋人壮硕如牛喜不自胜,正准备捆绑到市场上去讨个好价钱,幸好蒋委员长电令及时抵达,地方乡绅花大价钱买之,这才解救出无际的大山。

跳个洋人不止一人,孰真孰假不论,夸张总是有的,想来小孩子以草拔弄红毛也应是正常画面,问题是既然我们知道少数民族可能有很不一样的一面(否则不会想当然地做出有悖常理的杜撰),为什么没有设身处地去考虑少数民族的想法呢?结果不要说是情感,便是故事本身也成了曲解乱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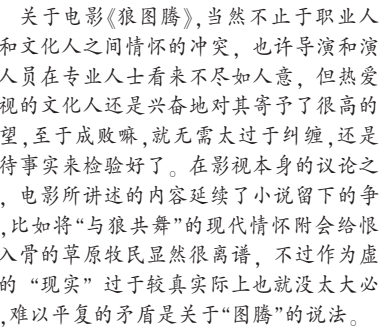
撇开“飞行员电影”编导的无知,在人们自以为的“是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放大了强势文化的歧义。

众所周知,欧洲中心主义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仅把欧洲之外的土著民族视为落后愚昧的民族,甚至将东方悠久的历史文化也归类到劣等文化。直到晚近,这种狭隘的“话语霸权”才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有识之士揭穿,问题是即使如此,基于文化的熏染,西方人也很难彻底杜绝西方文化中心的色彩。

回到中原,主流文化无不是汉语言文化视野下的风景,比如说,当下岳飞民族英雄的说法多已转换为爱国将领,可是历史书写过金与宋的述评似乎并不平衡。也许未来的文化融合会消解强势文化的谬误,但在当下,在人们意识到中原文化和边缘少数民族文化差异存在的情况下,让他们参与到关涉自己的故事讲述中来不是更合情合理吗?既然掺和进了“与狼共处”的现代理念,再加入草原牧民的真实情状未必不是更佳策略。遗憾的是,这种“没有想到”的声音很可能被强势的主流文化意味忽略了。

客观说,作为个人作品的小说不是学术著作,任性也就任性了,但回过头来看看学术问题,是不是可以反思一下“汉文化中心”的立场呢?毕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就算不是如此,像欧洲质疑“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学者那样,重新审视、梳理咱们的视野不好么?

欧阳



关于电影《狼图腾》,当然不止于职业人士和文化人之间情怀的冲突,也许导演和演职人员在专业人士看来不尽如人意,但热爱影视的文化人还是兴奋地对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至于成败嘛,就无需太过于纠缠,还是留待事实来检验好了。在影视本身的议论之外,电影所讲述的内容延续了小说留下的争议,比如将“与狼共舞”的现代情怀附会给狼入骨的草原牧民显然很高调,不过作为虚构的“现实”过于较真实际上也就没太大必要,难以平复的矛盾是关于“图腾”的说法。当然,仅仅根据不严谨的传说就定义一个民族的图腾确实不妥当,不过电影除了旗杆上挂着的狼有一些暗示之外,似乎并没有这个层面的意思,大可不必对号入座。再者“图腾”是个外来词汇,在“图腾崇拜”特指的动物、植物等神性崇拜之外,还有标识、象征的意思,这样也可以解读为“狼的象征”之类,这样似乎可以皆大欢喜,至少作者没有像金庸那样在契丹人萧峰胸前纹上狼头。个人的胡乱演绎就此为止了。仔细想想,义愤之声背后蕴含的也许是话语权的问题。记得大学时期有人就曾把母校定义为:那

寄情耳朵

赵培光

世界上,顾及脸面的人远比顾及耳朵的人多。脸面在正方,耳朵在两旁,示人的时候自然是脸面重要,还不说引伸的意义。我呢?活了半辈子,若不是一朝耳疾,还从未对耳朵下过什么气力呢。甚至,连心思都用得少之又少。疾者,小病也,先是左侧的耳朵里时常有杂音,没太当回事,甩甩头或用棉签儿掏几下便消停了。如此往复,发展到后来,忽然闭塞了似的,电视的声音全是从右侧的耳朵里传入,构成一种空空的莫名的混响。我立刻慌神了,第二天早早去医院。按医生吩咐,我不断地排队、缴费、等候、诊疗,居然没事儿了一般。我依旧惶惑,怯怯地问,是中耳炎吗?医生摇摇头,没那么严重,只是耳鼓有些红肿,以后别总掏耳朵了。

回家数日,一直遵守医嘱,怕小疾导致大病!从前,我这么在意过耳朵吗?上小学的时候,同桌的女生梳着短发,她有时一歪脑袋,我耳便呈现在我眼前,我若无其事地搭她话,心里却为她难过。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习惯,但凡跟陌生人接触,免不了下意识偷偷看人家的耳朵,无论男女老少。事实上呢,有些人面相好,耳朵却遗憾。不是残疾,而是形状欠佳。我虽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上,却绝不声张,应该没影响到任何人的心情吧?

我对耳朵的态度,看似严谨,实则豁达。大耳朵有福,小耳朵有财,何况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美妙了人的心灵。必须得承认,与五官相比,耳朵是最警觉的,动静稍有异常,它及时报告;耳朵是最忠诚的,冷暖急剧变化,它首先提示,而且,悠悠岁月,即便它立下赫赫功业,却始终谦卑,不夸张,不炫耀,默默陪伴人一年又一年,直到终老……

当然,耳朵也是有气节有情操的,亦即避害趋利。刺激的声音,它都想想方设法排除在外;无用的声音,它都尽心竭力置若罔闻。而大地上的水流潺潺、天空里的鸟鸣啾啾以及

资讯快递

安全漫画助旅客春运出行更平安

本报讯 “人多拥挤的时候要把包放在胸前,别处有热闹的时候,要保证视线不离开自己的贵重物品!”

今年春运启动以来,沈阳铁路公安局通辽处印制了2万余份《安全出行漫画》,通过300多名警力组成的40个春运安全宣传服务小分队发放给旅客。这些漫画由旅客乘车

时容易发生被盗、被骗、被抢夺情形的10个细节组成,分别从带小孩防走失、乘车睡觉防盗、特殊事件好奇防扒窃、上下车拥挤防扒窃、进出站防被骗,其他途径购买假票等方面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对旅客进行提醒,深受旅客喜爱和欢迎。(吴炳锐)

周倩

2015年的春节让我长了不少见识:从字典都查不到的“duang”字流行到网络上硝烟四起的环境保卫战;从春晚的反腐话题到手机里的抢红包大战……可谓壮观不已。然这其中,尤抢红包的威力最强,无论你是否在春晚还是在包饺子,无论你是在和同学聚会还是在家庭陪伴亲人,只要手机不离手,随时准备“摇一摇”,不管能摇出多少人民币,哪怕是0.01元,也挡不住内心的那份激动与快活。

“能用红包解决的,尽量不要用语言。”这一宣誓性的网络用语几乎成了今年春节祝福的代言。据中国移动互联网四大入口(微信、微博、手机QQ和支付宝钱包)公布的红包数据,除夕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10.1亿次,是去年除夕的200倍,有6.83亿人次参与了支付宝红包游戏,支付宝红包收发总量超过2.4亿个,总金额40亿元。有1.54亿人次参与抢QQ春节红包,1541万个微博网友分享了明星与商家送出的1.01亿个微博红包。

电视机前一家三口纷纷拿出手机抢红包的特别一幕,让羊年春节成为了最有“互联网味道”的春节。要论抢红包的关键,恐怕就是要有强大的网络支持,谁的网速快,谁就可能占尽先机。至于能抢到多少,就不好说了,除了商业行为或者某个老板发福利,咱们老百姓自己发的红包无非也就几十元到几百元,所以有人觉得摇出的那几角几分钱还不



行者

这里所说的历史是特指的,不是那种光荣的,值得反复炫耀,甚至夸大宣传的历史,而是丑恶甚至血腥的,但又必须真实记录并且从中汲取教训的历史。这个话题的由来,是我在今日德国的所见所闻。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各国人民隆重纪念这段历史的时刻,作为战争发动者的国家应该怎样面对?这是许多人关注的话题。

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又在冷战时期被人分为二分近半个世纪,按说“元气大伤”,很难崛起了。然而,时至今日,它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成为欧洲最强、世界前列的经济大国,更重要的是,它背负着曾经屠杀异族、挑起世界大战的罪名,却依然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这是为什么?因素固然很多,但它敢于直面自己的丑恶历史,真诚且不断地深刻反思,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应该是它

周养俊

别人为什么取笔名,我知道的不多。我取笔名,是因为怕别人知道我在写文学稿。

那个年月,写文学稿在单位会被认作是“干闲事儿”“不务正业”,要是被人知道,特别是被领导发现了,你的日子就难过了。我认识的几个文学爱好者,和我一样,搞创作都像在做地下工作。

当时,我的笔名叫“席话”,既是单位西安市市内电话局简称的谐音,又取“席地而话”的意思,可惜在发第一篇稿子的时候被编辑误写成“席化”,后来就这么叫下去了。

为了使写文学稿的事情不被人知道,我还特别注意和收发室的两位师傅搞好关系,让他们替我保守秘密,因为我的来往信件窃,进出站防被骗,其他途径购买假票等方面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对旅客进行提醒,深受旅客喜爱和欢迎。

论抢红包的凝聚力



够给移动、联通交网费的。不过这些分析都不影响人们抢红包、发红包的热情。

过年发红包是中国的一个古老传统,由长辈在年三十晚上0点后派给晚辈的红包称作压岁钱(压岁包),是表示把新的一年祝福和好运带给他们。就像过年包饺子,放鞭炮一样,每年春节期间有发红包的习俗。过去,发红包的习惯一般只存在于比较亲近的亲戚朋友之间。红包内的金额也比较小,放上8(发)元,18(要发)元等代表吉祥意义。如今,红包却代表了更多的含义,有商业大亨发现了这一商机,抓住这个喜庆吉祥的概念,并且将此推上互联网,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商业行为。为此,有人替他们算了一笔账,一个春节7天假,每天进进出出的红包钱的利息对于一般人来说就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

至于他们怎么算出来的,咱没学好数学还真不是算不出来,但有一点咱明白,商人挣钱的脑子真是好使,商家的事儿咱们无心无力去探讨,老百姓自己发的红包,倒是也能看出众生百态。

抢红包本是游戏行为,你若拿这当一乐子,不管抽中摇不中,都不会影响了过年的美丽心情。可就怕遇到做事较真的,听说有位女士,7天抢红包“收益”1500余元,发出红包400余元,净赚1100元左右,用她的话说“战果”相当可观。不过,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眼睛干涩、手僵直,无论是去洗手间、洗澡甚至睡觉时,手机都不能离开视线。“有时候半夜醒了,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精神高度紧张。”因为眼睛不适,“有时候干涩而且有点怕阳光。”为此,她打算休息时去看一下眼科门诊。抢红包抢过这份儿田地,不知她是赚了还是赔了。

还有的不分时间、场合地抢,吃个团圆饭没“吧嗒”出任何滋味不说,连跟长辈敬酒说句祝福语的时间都吝啬得很,完全沉浸在自己抢红包的乐子里,这就不就是赚了,陪了的问题了,真遇上这样的家人,恐怕这个年全家也过不乐呵了。

还有的是在朋友圈、同学群里抢红包的,你抢别人的十几元钱,就不好意思不给大家发一个红包,一个群里大多都是年纪相仿、财力相当的人,怎好意思白拿别人的红包呢?为着好面子,也得发一个,这样你来我往,群里抢红包的不断、发红包的也不少了,于是2015年整个春节的拜年方式就变成了抢红包,拜大年。

你见过收集雨水的人吗

李晓

又是春天了,浙沥春雨中,我的老乡刘老头,扛着锄头去屋后沟沟,他要把雨水引进池塘里来。刘老头对我说,春天了,要播稻种,得把雨水收集好,种庄稼没有雨水,苗子会渴死的。

这些年来,我见过太多收集雨水的人,他们让我想起了一部小说。那是一部温暖和悲伤都同时浸透了肺腑的小说,每一个走来的字都是一滴天的雨水。它是朱利娅·斯图亚特的《伦敦塔集雨人》。在小说中,一对夫妇,儿子为女王守护伦敦塔,还有一只180岁的乌龟,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平静幸福。可有一天,他们的儿子突然离世,男人竟没有一滴眼泪,深深的痛苦如海潮,吞没了面部的悲伤,以至失去了语言,哪怕坐在最亲爱人的面前,刻骨的悲伤也令人依旧孤独。沉默的男人,开始拿着雨器收集雨水,和伦敦塔里的动物默默倾诉。直到有一天,男人把收集的雨水,送到了失物招领处,让雨水去寻找它们的归宿。

我常常想着一滴雨水的旅程,它从地上到天上,从飘忽的尘埃到滚滚的云。当我乘飞机在空中望着流浪的云,我知道,那里面是浩大的雨水,当它们降落在雨,扑向山川大地,每一滴雨水,落到了大地的心窝窝,那里就是它们最后的家吗?其实收集雨水的容器,在苍穹之间,因为大地山川上的水,也在不停地蒸腾和降落之间来回循环着。这样说来,雨水的一生,就是奔波忙碌的命。

乡下还有一个人,他就是王老大。那时我七八岁,一到下雨天,王老大就把水桶、盆

子、钵子端到屋檐下,接从瓦檐上滴落下来的雨水。我就不明白,有时山洪也咆哮了,又不是雨水贵如油的季节,王老大干嘛要去接雨水呢?有一次,天上乌云压来,起大风了,雷声中,我看见王老大跌跌撞撞往家中老屋跑回,赶去把木桶盆放到屋檐下,准备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雨。在我35岁那年,王老大病重了,住进了城里医院。我提着水果去看望他,他已很虚弱,吃了几口苹果就吐了出来。我终于忍不住问起他:“王叔,在我小的时候,你为啥要去接那些雨水啊?”眼前这个瘦骨嶙峋的男人抽抽鼻子,哭了。王叔说,我一辈子就一个人过,天晴的日子总担心干旱时没了水,看见屋里有水,心就不那么慌慌。我看见王叔床前,就一个人守护着他。那人是王叔的堂弟,一双小眼睛总睁不大开,结结巴巴地向你弯着腰跟我说话,对每一个医生都点头哈腰相求,救救他的堂哥。我猛然明白了,王叔是担心老无所依,只要家里有几桶白水,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一些。

在城里雨天,50多岁的老韩也是这样一个人,他用一个玻璃瓶子,拿到屋檐角、大树枝叶下去接雨水。老韩把这些盛满的雨水拿去浇阳台上的花草,或者放在案前,默默凝望。有一天老韩告诉我,刚从天上落下来的雨水,带着云的气息。老韩的话,让我的心一热。从雨水里,能嗅到云的气息,这需要一个人对雨水饱含多深的感情。

想起这些收集雨水的人,一遇雨水纷纷的日子,我就只有沉默地仰望天空,有时忍不住嗷嗷张开嘴,想接住一滴滴雨水吞下去,浸润我的心肠。

做的人下跪”。这著名的一跪,为勃兰特赢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也为德国赢得了举世的尊重。正如德国教授鲍尔肯佩尔所说:“很多国家尽力赞美历史上的成就,德国却总是建立标记耻辱的纪念碑。这是因为,德国有责任为过去履行道德义务,寻求公众的宽恕。”

战后,面对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同为战争罪魁祸首的德国和日本却出现完全不同的历史态度。前者真心忏悔,弃旧图新;后者遮遮掩掩,逃避罪责。对此,一位德国退休教师达妈说得挺好,回忆历史总是痛苦的,但又是必要的。“即使你不能从历史中学习,至少你不能否认历史”。

敢于直面自己曾经丑恶的历史,敢于让历史的耻辱鞭挞自己的灵魂,从而净化自己的精神,能够到达这一点,的民族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民族,无疑也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在我看来,德国就是这样的民族。在参观了《恐怖时期(1933-1945)摄影展览》后,我有感而留言:“勇于面对自己历史丑恶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总理施罗德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人反思历史,没有停留在保留遗迹上,而是利用一切时机不断更新。去年柏林举办纳粹上台80周年系列回顾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名为《柏林:1933走向专制之路》展览揭幕时发表演讲指出,当年纳粹能够犯下滔天罪行,德国社会也有责任。一部分精英分子加入了纳粹党,更多的人则对纳粹暴行保持沉默。她再次强调,德国对历史罪行负有永久责任。

许多人都记得,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总理后访问波兰,众目睽睽之下跪在了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这样

直面历史需要勇气

迅速复兴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德国,许多地方仍保留着纪念二战的遗迹;在首都柏林,更在市中心建有“恐怖之地”纪念馆,纳粹屠杀600万犹太大纪念碑、屠杀50万辛提人和洛马族人纪念碑,以及柏林墙、冷战博物馆等,常年开放,以教育、警醒国人,牢记纳粹的罪恶、冷战的残酷,永远不让黑暗的历史重复。

他们特别重视对年青一代的历史教育,通过修订教科书等方式从小教育青少年了解真实的历史。我曾在不止一个展览馆,看到老师带领着学生参观,老师细心讲解,学生认真记录。这种常年不断、潜移默化的教育,不能不深入人心,不能不影响社会。正如德国前

总理施罗德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人反思历史,没有停留在保留遗迹上,而是利用一切时机不断更新。去年柏林举办纳粹上台80周年系列回顾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名为《柏林:1933走向专制之路》展览揭幕时发表演讲指出,当年纳粹能够犯下滔天罪行,德国社会也有责任。一部分精英分子加入了纳粹党,更多的人则对纳粹暴行保持沉默。她再次强调,德国对历史罪行负有永久责任。

许多人都记得,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总理后访问波兰,众目睽睽之下跪在了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这样

我的笔名

也改成了“诗村”。

诗村,是我老家的村名。很早的时候,我的老家叫狮村,而且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新中国成立后,村领导嫌“狮”字笔画多改成了“师”字,这样我的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很快就公开了。不久,我“偷着写小说”的消息就在我们单位传开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工作从团委调到了办公室,身份由“干事”变成了“秘书”。由于工作岗位变化和领导的“教导”,我不得不暂时放下了“文学创作”,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那些天干着拟文件、写总结、写报告的事情,整天干得我非常苦恼,又无可奈何。仔细算,约有两三年时间,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惜。

由于热爱文学,写文学稿的心不死。一段时间后,我就又提笔开始写作,把笔名“席化”

的鲸鱼沟。“诗村”多好啊!于是,我的第二个笔名就叫做“诗村”。

1985年9月,我调到了陕西邮电报作副刊编辑,从这年起我开始写诗,写散文诗,署名多是“诗村”,也许就是这个笔名给我带来了好运,我的诗、散文诗写的都比较顺手,发出去多被报纸杂志选用,还得到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柯蓝老师的关注和好评。后来柯蓝老师还把我的《孤旅独语》撰写了序,老人家写序的那个夜晚是个夏夜,他所在的住所突然停电,柯蓝老师拿着蜡烛,光着膀子,穿着短裤,汗流浹背,完成了近3000字的文章,至今想起来我非常感激和感动。柯蓝老师是当代散文诗的奠基人,是散文诗的泰斗,为散文诗的发展奔走了一生,实践了一生,奋斗了一生,2006年12月11日凌晨他因病在深圳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悲痛,提笔写下了《永远的笛声》,悼念柯蓝老师。

许多年过去了,笔名“诗村”一直伴随着我,伴随着我的痛苦困惑,伴随着我的幸福喜悦,伴随着我的进步和成长。